



47.5
86

第四者

徐本夫 著

8873/28

I247.5
1486

3

第 四 者

徐本夫 著

明 天 出 版 社

一九八五年·济南



B

232646

第 四 者

徐本夫 著

*

明 天 出 版 社 出 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75印张 105千字

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83,500

书号 10333·58 定价 1.00 元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包括两部侦破题材的中篇小说。

《第四者》是写盗骗国家文物的刑事犯罪分子，故布疑阵，用所谓情杀案来以假乱真，企图逃之夭夭。经过我公安人员认真的观察、机智的剖析、科学的判断，终于从扑朔迷离的现象中挖出了罪犯。

《雾岛奇案》是写公安人员从已定为失足溺水的案件中，找出疑点、拨开迷雾、步步追踪，最后真相大白，凶手被缉拿归案。

故事曲折跌宕，情节错综复杂、惊心动魄、引人入胜。两部中篇的主人公为一人——狄玉霜，形象生动感人。

目 录

第四者	1
引子	1
第一章 幽径深处	3
第二章 案情向纵深发展	11
第三章 古镇之行	36
第四章 难寻的“第四者”	56
第五章 法网恢恢	88
雾岛奇案	102
一 古怪的来访者	102
二 立案侦察	108
三 推测	113
四 这是谋杀案	120
五 在桥头公园的新发现	131
六 可疑的香港来客	139
七 难道是“三位一体”吗	149
八 凶手真会是他	157
九 紫檀木圆桌之谜	165
十 夜访陈思陆	174

十一	再分析.....	183
十二	海波河上的表演.....	194
十三	解疑释迷.....	202

第 四 者

引 子

当春夜的密网悄悄撒下时，雷阵雨突然袭击了山岛市。可是转眼工夫，阵雨骤停，只有雷声、闪电，仍在轰鸣着，闪耀着……

位于市东区的公园山，早已渺无人迹了。忽然，从山半腰一条幽静的土路尽头，闪出一个女人来。她那蓬乱的披发和苍白的面色，无疑是受到极度的惊吓或刺激，奔走的动作近似疯狂的状态。

她沿着柏油马路来到一个十字路口上，迟疑片刻，径直朝着海边一片住宅区跌撞着走去。约走了三里路程，她跨进一座四层楼房的庭院，冲着楼底一户人家扑撞进去。

门板的碰击声惊动了室内的人，惹起一对老夫妇的训斥：“秀青，这么晚才回来，还毛手毛脚的……哟！”

你直愣愣地站着干啥呀？”

她对爸爸、妈妈的训斥毫无反应，僵直地站在自家的走廊里。她的衣裳破碎不堪，上面沾满血迹，右手握着一把带血的木柄大折刀；她那苍白的面庞上，神情极度恐怖，令人望而生畏。

“秀青！你……你这是怎么回事呀？”爸爸苗汉田惊问。

“你该死！你该死！……”女儿用仇恨的目光盯着爸爸，神经质地狂叫着。

“我是你爸爸！”苗汉田猛扑上前，紧紧握住女儿的右手腕，把刀子夺下来，带着哭腔说，“秀青！你快说话啊！”

苗秀青愣着两眼看看惊慌失措的亲人，才好象恢复了一点理智。她浑身瘫软地依靠在妈妈身上，沙哑着嗓子说：“我……我把宋克明杀了！”

“宋克明是什么人？”苗汉田追问。

“我们局……局里的人。”

第一章 幽径深处

现 场 上

能够迫使公安人员闻报即动的，莫过于凶杀案了。

当苗汉田请了一位邻居闯进市东区公安分局的值班室几十分钟后，侦保科长罗涌泉便派人拘捕凶手并已经赶到出事现场了。他身材高大，犹如半截黑塔；黑红的脸膛上挂着一副冷漠、严峻的神情。这时，他把两道大刀眉一挑，对刚从市局赶来的狄副处长道：“喏，死尸。死者是我们宋局长的儿子。这种案子无非是争风吃醋，失恋报复，其性质不外乎是情杀之类……”

狄副处长披着蓝色棉大衣，朝现场周围默默地扫视着。她叫狄玉霜，是一位年过五十岁的女性。在“四人帮”猖狂的年代里，她被打成叛徒，遣返到农村进行所谓“脱胎换骨”地改造，曾经在荒僻的海滩上牧羊多年。直到一九七六年八月，她因暗中帮助县公安局侦破了一起极为复杂的“人头骷髅案”，引起了市、县公安局的重视。不久便调到市里工作，并得了个“牧羊婆”的雅号。她原本是个身材苗条、长相端庄的俊秀人

儿，只因经历了十年磨难和疾病缠身，把昔日的绰约风姿全都折腾光了，只留下一副瘦骨嶙峋的身架和一双目光深邃、犀利的大眼睛。

此刻，在她那瘦削而苍白的面庞上，除了严峻的表情之外，还泛起一层鸡皮疙瘩。她连连打了几个冷战，忙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扁瓶，扭开塞子朝嘴里“咕嘟”了两口，然后瞟了罗涌泉一眼，把扁瓶交给他说：“喝几口酒暖暖身子吧。深夜出临现场连棉大衣也不穿，成心要感冒是不是？”

罗涌泉虽未打冷战，但已觉得寒气袭人。他急忙接过酒瓶呷了两口，冲着法医老钟问：“受害人还能抢救吗？”

没等老钟回答，狄玉霜就说：“从受害人头部溅血面积上看，必死无疑喽。我们赶快动手吧。进入现场时请留心脚下，不许践踏了原有的脚印！”

罗涌泉对这种嘱咐报之一笑，心里话：多此一举！凶手已经归案，还在乎这些脚印干啥呢？他大步奔到尸体旁，俯身端详着死者的面容：“小李，赶快去通知宋局长！”

“慢！”狄玉霜瞪了罗涌泉一眼，不悦地说，“现在还不是通知死者家属认领尸体的时候！先把原始现场拍照下来，再画出现场平面图！”

刑警老张忙从摩托车上拿来照像机，熟练地装配好镁光灯，对着死者“咔咔”地拍了几张。接着，小李和另一位刑警小刘帮着法医老钟把尸体翻转朝上，细细检验起来——

死者右腕上戴着瑞士产“梅花”牌手表，已经摔碎蒙子，停止了运转，时针指在九时十七分上；从死者口袋里，搜出一只精致的气体打火机和钱夹、香烟等物。现场上有一趟七米长的喷溅和点滴血迹，还有两种不同的鞋印（内有一种与死者的鞋印相似）。

初步尸检表明，死者的刀刺伤痕均系凶手苗秀青所持的那把木柄大折刀所形成。左右肋下有刺痕五处，但都不是致命伤，刀刺深度均未触及内腔。致命伤是一块石头击中了后脑勺，致使脑骨破裂，脑髓溢出。结合现场上的血迹喷、滴线和两种紊乱的鞋印分析，死者与凶手有一场搏斗过程。从死者腕上的手表、钱夹并未丢失的现象看，这显然不是图财害命，极大可能是恋爱破裂或争风吃醋导致的报复杀人。当然，死者宋克明企图奸污苗秀青而反遭杀害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。

法医老钟特别指出，死者身上的刀痕均系由下而上刺进，显然是凶手仰卧受压时，反肘操刀乱刺所致。石头击中后脑勺的现象，看来是死者受了刀伤之后，

凶手又举石猛砸形成的。从死者摔坏的手表上，尸体的余温和肌肉收缩等情况推测判断，案发时间可能是九至十点当中。现场上并无伪装痕迹，很象是一个人作案。……

“看来案情并不复杂嘛。”罗涌泉从小李手里接过那把木柄大折刀，指指上面系的三把铜质钥匙，又指着死者皮带上一个不锈钢挂环说，“这是系刀子、钥匙之类玩艺的挂环，凶器显然是死者带来的。据凶手的父亲刚才提供：苗秀青和宋克明同在文物局工作，我估计他俩有恋爱关系。否则的话，两个人不会在夜里到这个僻静的地方来。”他伸了个懒腰，催促说：“狄副处长，现在可以通知宋局长来看看儿子的尸体吧？”

“怎么，要叫他来料理后事吗？——还为时尚早呐！”她用冷淡而严峻的目光盯了对方一眼，指着身边的三块石头颇为恼火地说，“同志，别光急着结案嘛，这三块石头似乎有点文章哪！”

“噢！”罗涌泉吓了一跳，忙俯身注视着石头。看了半天，却连半点“文章”也没看出来。

石头与脚印

狄玉霜见罗涌泉看不出三块石头的“文章”，便谈

出了自己的看法。

“你先看看这两个砸印在湿地上的窝子吧。它不但砸得很深，而且两边还有对称的擦蹭痕迹。”她用探讨的口气说，“如果死者是先受刀伤而卧伏在地上，那么凶手举石砸他时，其投掷角度应当接近于垂直。由于地面是湿软的，凶手未砸中的两块石头不会弹蹦起来，因此窝子两边也不会遗留着擦蹭痕迹。而事实呢？恰恰相反——两块石头从窝子里弹蹦出三十多公分，这难道不是个奇怪现象吗？从两个窝子边沿上的擦蹭痕迹来看，落在死者头部的三块石头，有可能是第三者投掷的。也就是说，真正的凶手不一定是苗秀青，可能还有第三者！”

“唏——”罗涌泉作梦也难料到这一说，他倒吸一口冷气，惊问，“这可能吗？”

“是否可能，我也不敢打保票，只有搜索着看了。快把钢卷尺拿来！”她接过罗涌泉交来的钢卷尺，噌地拖出半米长，小心翼翼地放在一个窝子上，按几何学上“两点成一线”的原理，又把钢卷尺调正在窝子两边的擦蹭痕迹上。这样，钢卷尺的头端直指小路西边的土崖方向。她朝前指指说，“你们顺着钢卷尺所指方向搜索一下。”

罗涌泉和小李手持电筒，跨过两米宽的路面，跃



上齐胸高的土崖，仔细察看着嫩草稀疏的黄泥地。当他们挨近一棵水桶般粗的松树时，不禁失声叫道：“啊呀！这里有清晰的鞋印！”

狄玉霜闻听，长吁一口气，紧蹙的眉头舒展开来。她把钢卷尺收起，连跑带爬地上了土崖，猫着腰细细观察着松树下面的一片脚印。旋即又用钢卷尺测量起来。

“咦！怎么会有两种鞋印呢？”罗涌泉又是一声惊叫，“难道还有第四者？”

黄泥地上落着两种共七个清晰的鞋印，一种是42号尺码的凸叶形皮鞋印痕，四只；另一种也是42号尺码的，但却是波浪状雨鞋印痕，三只。两种鞋印的鞋头所指方向，均冲着路面上的死者。

“是呀，怎么会出现第四者呢？……”狄玉霜对出现两种不同的鞋印沉思起来。她一边嘀咕着，一边趴在泥地上，用手电筒反复照看着两种鞋印。突然，她象受到了启发，思维似乎变得活跃起来，仰起脸对罗涌泉说，“第三者和第四者不是同一时间来到的！你看，皮鞋印痕上有雨水滴损的痕迹，这说明此人是在雨前来过这里。而雨鞋印痕毫无滴损痕迹，此人可能是雨后到达的。”

“投石人是第四者吗？”小李问。

“可能是的！”狄玉霜从黄泥地上爬起来，弹抖着沾在棉大衣上的湿泥说，“从两种鞋印的尺码上推测，也有可能是一个人干的——此人雨前先来过，因下雨便走了；可雨停后他又来了，因为某种利害关系而投石砸人。”

“如此说来，这家伙可能与宋克明或苗秀青熟悉？”罗涌泉说。

“完全可能！”狄玉霜的两眼炯炯闪光，显示一副超然的神态。她觉得只要不失战机地穷追下去，揪出真凶是有把握的。于是，她和罗涌泉、小李等人又扩大搜索。在通向山顶的羊肠小道上，仍可辨出几个42号的鞋印，这使狄玉霜特别激动，她让罗涌泉留在现场继续搜索，自己则和小李顺着清晰可辨的足迹，朝山顶走去。

他们采用“步法追踪”到达山顶上，又沿着山背后的一条泥路，循着足迹下山。二十分钟后，他们被足迹引进一处偏僻的居民点。这地方叫西南洼，以前是个小渔村。村后有一条环山公路，距市内只有五华里，公共汽车每日往返多次。村子中间有一条东西街巷，由于这段路面上足迹杂乱，再难辨清所要寻找的那种足迹了。

小李揩着汗水急切地说：“不好办了！假若凶手从

这里绕上环山公路回到市内去,我们就得大海捞针啦。”

“从松树下的两种鞋印上看,鞋号相同,来去方向又一致,一人作案的可能性极大。”狄玉霜累得气喘吁吁,她手扶墙角,凝视着夜深人静的街巷,沉吟地说,“既然凶手在雷雨前后皆去过松下,其间隔时间并不长嘛。这说明他的避雨点不会很远,可能就在附近。从案情上分析,此人十有八九与宋克明、苗秀青认识,若能知道这儿有没有文物局的职工就好了。”

“连夜调查!”

第二章 案情向纵深发展

分 析

连夜的调查是有成绩的。西南洼的居委会主任真的提供了重大线索:西南洼果然住着一位在文物局工作的小伙子,叫汪建军,而且证实了他与本局一个叫苗秀青的姑娘是恋爱关系。谁知就在狄玉霜带人赶到汪家时,见到的却是一个刚刚喝过敌敌畏的、正在痛苦中挣扎的二十七、八岁的青年。是自杀!一双黑色牛皮鞋——鞋底长度与凸形花纹,证明他就是作案现